

新视界

庞贝的《独角兽》是一个风格独特的既好看又耐看的小说文本,现实与科幻交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兼容,小长篇却有着大容量。这种艺术效果的实现,既得益于作者的奇妙构思和叙事策略,也有赖于作者的深度思考和隐喻呈现。

与时下标准的“软科幻”和“硬科幻”小说都不一样,《独角兽》不是天马行空的浪漫科幻,而是直面现实课题,基于当今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是对看得见的未来的适度预测。特别的技术含量使这部作品拥有了特别的前途性。

庞贝曾以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无尽藏》令文坛惊艳,《独角兽》也延续了《无尽藏》的“知识悬疑小说”风格。《无尽藏》的“知识”是历史,而《独角兽》的“知识”是科技。与《无尽藏》的历史性沉思不同,《独角兽》虽依然有《无尽藏》的悬疑叙事形式,而在表层这种文笔优雅的悬疑叙事之下,作品向读者展现了更有深度的哲学性探索。这种思索是以隐喻的形式呈现的,而隐喻的具象载体是秘符,是文字。在《独角兽》的这个隐喻设置中,最重要的是这四个字:“谎”和“仿”,“真”和“诗”。

“谎”是测谎仪,“仿”是仿生人;“真”是这个故事的真相,“诗”是人生的某种诗意境界,也是里尔克描写独角兽的诗句。“谎”和“仿”,“真”和“诗”,这四个字背后掩藏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仅是字词,甚至是某种哲学符号。

在“谎”和“仿”的范畴里,我们看到小说里有测谎这个重要情节。测谎本身也是一种证伪,而蒙冤入狱的男主艾柯竟是因为改进国产测谎仪技术而提前获释。作为顶级芯片专家,艾柯的机器人实验也是源自测谎仪的某些技术性启发。科技的发达可以带来财富,也会导致人性的异化。这是技术的悲哀,也是人的悲哀。《独角兽》里也出现了仿生人,这既是人的进化,也是人的退化。人们怀疑“真”的存在,在谎言的漩涡里翻滚,最后难免跌入深渊。

在《独角兽》的末章,仿生人的出现已是现实,谎言的存在给人类带来更大的恐惧。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原人”的人类必然会有某种恐惧感,甚至有更多基于恐惧的想象。安·兰德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叫作“基于恐惧的论证”。人类生活是基于恐惧,但要止于理性。在这个历程中,我们观察、思虑、想象,甚至把这种恐惧叙述下来,是为重建一种信心。《独角兽》直面这种恐惧,对高科技时代的人类之境况有深切忧思,也以理性的方式给出重建的信心和拯救的希望,这也是这部小说力量感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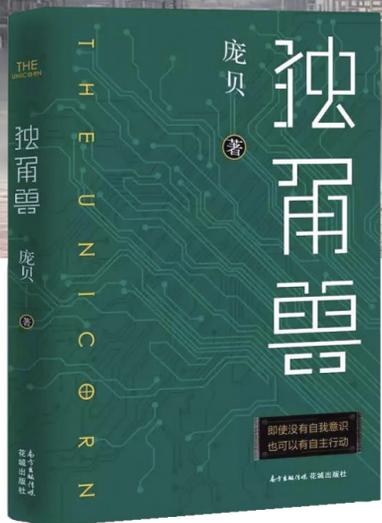
《独角兽》的另一个范畴是“真”和“诗”。“真”和“诗”在这部小说里是以某种变奏的方式交替出现的。对于“真”的寻找,始自那场令艾柯蒙冤的官司。在这个探求真相的过程中,巨大的阻力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谎”和“仿”。在这个源于真实的《悲惨世界》式情节中,当艾柯最终在警报声中获真相时,当那位保安员意外地击倒持枪的何适时,这个“真”的意义便有了精彩的彰显。

“真”和“诗”是属于人生某种理想状态的写照,而“谎”和“仿”既是来自人性本身的弱点和缺陷,也是由于高科技对人的异化和控制。“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存在,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谎”有时也演变为“谣”,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某种力量。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后现



《独角兽》: 科幻、秘符与哲思

施战军



代语境中,“谎”和“仿”正在合力摧毁人类的“真”和“诗”。小说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深刻性。

《独角兽》的人物设置亦可谓是匠心独运。除了主人公艾柯,“假面人”何适和“破译者”顾濛二人之间有很多冲突。在大量的人物对话中,有他们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有对央视“朗读者”节目的理解,还有对米勒名画《拾穗者》的经济学阐释,由此呈现的冲突代表了人类的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基于不允许别人有幸福感的的心态和思想,一种是像顾濛这样内心有诗情,且坚守人之所以为人的真纯的东西。这也是人类的现状。

若说顾濛与何适之间是文化观的冲突,黑客阿桑和

贾科长这一对人物之间便是生存观的分歧。顾濛与何适的不同,阿桑与贾科长的不同,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独角兽》旨在探讨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这部小说是用科技、财富、知识、人性这些元素作为考题,且是把人性作为一个最大的考题,将其放置在跨商战的大背景之下,由此触及人类现在和未来的难题。作者是用这种方式结构这部小说,由当下无限延伸到未来。

这部作品探讨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和未来图景,其实也是在探讨人的底线问题,作者是在严肃地拷问:人的私欲究竟可以膨胀到一种什么程度?那条警示性的坚硬的底线究竟在哪里?《独角兽》中的主人公艾柯并不认同时下流行的所谓“狼哲学”,因为他自身拥有的是独角兽气质。独角兽不是狼(其实作为生物的狼是被人类丑化了,人类倒是应对此反省),他最终选择在郊外隐居(但并未放弃科研工作),他功成身退宁愿让那个阿尔法程序代替自己担任公司董事,这无疑是一种颇有深意的选择。

类似这种基于现实科技成果的有一定科幻色彩的小说,是与那些“软科幻”和“硬科幻”小说不一样的新类型,有人称之为“科幻现实主义小说”。这类小说近来频繁出现,而《独角兽》无疑最有深度也是最好看的作品之一。

创作谈

作为小说作者和戏剧编剧,我深感小说叙事与戏剧结构作有时是有着微妙的互动,这种微妙的互动若为读者所理解,对于作者来说,便是一种可贵的报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写作的意义。

《独角兽》是我2019年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创作是在话剧《广陵绝》之后,而此作的戏剧性也为读者所破译。

未来已来。前年发生的埃航空难致使157人丧生,去年的狮航空难致使189人遇难,两起灾难的祸首都是波音737Max-8。飞行途中原本一切正常,在毫无外力的干扰下,飞机突然失速坠毁。航空专家给出的分析是,波音的这款737Max-8可能存在两大隐患,一是安装在机身上的迎角传感器故障,二是控制系统重构失败。迎角传感器故障使飞机接收到错误度数,这些错误参数会让飞机控制系统做出错误判断,于是飞机会开启自动程序,自己调整飞机姿态,自动接管飞机控制权,并持续向飞机下达低头俯冲的指令。“机器控制权”取代了“人类控制权”,“人工智能”战胜了“人类智能”。

《独角兽》呈现给读者的也是一个人工智能获胜的故事。“即使没有自我意识,也可以有自主行动。”这是《独角兽》中的女性机器人,与此相关的技术元素也有程序、传感器和控制系统。波音737Max-8有一个诡异的MCAS系统,它的控制权高于人工手控,紧急情况下便会启动系统和飞行员抢夺飞机控制权的可怕现象,而飞行员永远抢不过程序。客机确定自身是否失速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是“失速临界迎角”,它是确定机翼在气流中姿态的基准,而《独角兽》的主体故事便是一场“超临界实验”。

是现实,也是科幻,《独角兽》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科技预言。就现实层面的描写而言,这部作品甚至也有某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追求。

这几年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崛起超乎人们的想象,科幻文学的国际传播力远远超过传统文学。中国的科幻文学与欧美科幻文学、科幻电影是有所不同,因为在中国,现实主义本身就是强大的种子。《独角兽》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有真实原型,他有一个《悲惨世界》式的传奇经历,而他的人生选择也具有与传统企业家不一样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许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某种“新人”形象。

得益于现实生活的启发,《独角兽》描写的是人工智能的现状和未来,既写技术本身,也写技术对人的改变、对人类的改变。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人类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又将会为人类带来怎样的前景?《独角兽》呈现的是一场比现实更奇幻、比科幻更现实的人机交互超临界实验。

这也是一场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伦理实验,而其主题依然有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遥远回声:“爱所有人,信任少数人,不负任何人。”



波音737Max-8:现实就是未来

庞贝

重拾阅读科幻的快乐

——读E伯爵的《异乡人》 姜振宇

读E伯爵的《异乡人》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欢愉。它轻松、诙谐、令人莞尔,同时在其根底处又有一种建立在强有力的自信之上的温和。类似的感受,我们在凡尔纳身上见到过,在美国科幻杂志的黄金年代见到过,甚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科幻里也见到过。贯穿在《异乡人》里的那种气韵,不是历经困苦沉寂之后的抑郁不平,也不是危机即将到来时的惶惑,又和面向未知世界的怀疑与勇气有所区别。

《异乡人》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在今天充斥着“穿越”桥段的文学语境下甚至显得有些俗套,但它的突出是因为成功地跳出了许多“套路”。首先,《异乡人》并未赋予主人公“现代身份”在生存和生活上的优势,从异时空“回家”是贯穿整部作品的核心线索。这两点共同使得故事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和当下感。主人公的冒险是极为有限的,几乎无法应对另一个时空,而他们的任务完成的任务是如此艰难,但这种艰难并不导向绝望。

小说主人公们与他们所去到的另一时空,满足了科幻文类审美核心的“疏离-认知”机制。“穿越”所带来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比,在《异乡人》中呈现为差异而非割裂。这种差异又可以归纳到我们熟悉的“变化”当中,生活在现代文明环境当中的人类,正适应于种种剧烈的“变化”。

E伯爵巧妙地让两个主人公始终保持穿着穿越之前的性格特质。时空穿越并非对原始身份的彻底消解,而是两个灵魂彼此倚靠,在诸多事件和人物的“折磨”之下,以一种并不突兀的方式推动、影响情节的走向,这是与“硬科幻”中技术细节相似的逻辑。

人类同样是物理世界中的组成部分,我们总是在科幻故事中预见未来科技秩序的理想人格模板,也时常乐于将人类个体和群体放置在极端环境当中进行考察。问题在于,科技带来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产生的人类经验,早就弥漫在我们身旁。此时,谁来书写、谁来理解,怎样书写、如何理解那些不完满、不极端,但



同样有趣的灵魂和梦想呢?

《异乡人》的探索是有益的,其中的人物在保留某些小怪癖的情况下,时时能以平常心应对变化。如何在巨变面前保持平常心?这其实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及的命题:《异乡人》是当下的时代产物,是一种时代精神,悄然深植于文本内部。读《异乡人》,我们会感到隐藏在嬉笑打闹之下的温和与坚固。主人公们也有颓唐的时候,也有近乎崩溃的时候,也有随波逐流的时候,但他们的情绪和回应是自然的、坚定的,而不是绝望的、极端的。当我们嘲笑像罗伯特·索耶这样来自西方发达世界、在记忆中剔除了战争和灾难的作者,无法接受“三体”的冷酷宇宙时,也必须承认,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和温暖同样是宝贵的。甚至当我们不断将历史记忆中的苦难在小说中变形、复现和推演的时候,也应当允许有一部分作品为了守护现世的温暖而存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温暖并非一种“小确幸”,而是在体验和把握宏大世界图景、人类的无限延伸之后,仍旧留存的切实幸福。《异乡人》并未回避世界历史中殖民时代东西方的文明冲撞,以及冲撞之下异乡华人的悲惨命运;同时它也没有抗拒现实中异质文化的全球影响和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正是这些特质塑造着当下时代人格的一部分。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看似柔弱,却能够极为自然地将这些冲突和痛苦一并容纳。这种力量的来源不是血统,也不是某种地域性的文化习俗,而是“现代”,“现代文明”。

这个“现代”当中,自然有直达真理的科学,也有强有力的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对诸多异质文化和文明的共同接纳,以及我们身处其中日日感受几乎难以分辨的日常温暖。由此,隐藏在《异乡人》背后的力量,是好奇的、温和的,但又是坚定的、强大的。当我们眼望着世界科幻的下一个重心开始在蓝色星球上挪移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类似《异乡人》的作品,以此真正奠定这个时代本土科幻的基石,接续和创造新的科幻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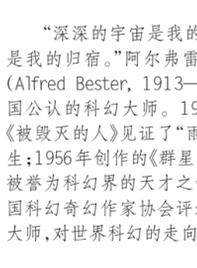
新书推介

【美】特德·姜《呼吸》, 耿辉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12月



《呼吸》收录了美籍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Ted Chiang)的9个短篇新作,融科幻的诗意与哲学的浪漫于一体。它包括:《商人和炼金术师之门》《呼吸》《前路迢迢》《软件体的生命周期》《达西的新型自动机器保姆》《双面真相》《大寂静》《脐》和《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

【美】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群星,我的归宿》, 赵海虹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



“深深的宇宙是我的居所,群星是我的归宿。”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 1913—1987)是美国公认的科幻大师。1953年,他以《被毁灭的人》见证了“雨果奖”的诞生;1956年创作的《群星,我的归宿》被誉为科幻界的天才之作。他是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评选出的科幻大师,对世界科幻的走向影响深远。

【美】伊恩·特里吉利斯《炼金术战争:机械人》, 朱佳文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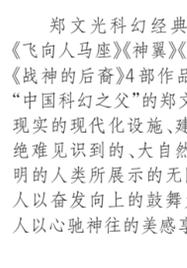
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大陆上,发条匠用炼金术创造了机械人奴隶,他们听命于人,服务于人。有一天,炼金术的禁制被打破,伴随着机械人贾克斯登上航船前往新大陆,他怀揣着秘密,担负着自己从未期待的命运去追逐自由。作者伊恩·特里吉利斯毕业于明尼苏达州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代表作品有“炼金术战争”系列和“神魔二战”系列。

萧寒寒《星空的旋律——世界科幻简史》,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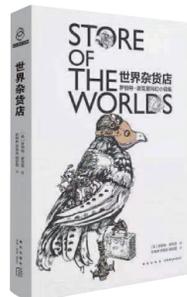
《星空的旋律——世界科幻简史》是由中国科幻作家萧寒寒撰写的普及中外科幻小说历史的科幻读本。作者用平实的语言将世界科幻与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起源、发展脉络娓娓道来,叙述中有思考,思考中有展望,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精美画卷。

郑文光“郑文光科幻经典系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



郑文光科幻经典系列包括《飞向人马座》《神翼》《大洋深处》《战神的后裔》4部作品。被誉为“中国科幻之父”的郑文光笔下超现实的现代化设施、建筑和如今绝难见识到的、大自然向高度文明的人类所展示的无限风光,给人以奋发向上的鼓舞力量,更给人以心驰神往的美感享受。

【美】罗伯特·谢克里《世界杂货店》, 孙维梓等译, 新星出版社,2019年12月



当电子警察失去控制,当社畜不甘心社会的毒打,当话唠置身一群语言不通的外星人当中,当你在一颗小行星上独自老去,与机器人相依为命……26张通往奇异世界的单程票,看罗伯特·谢克里带读者体验琳琅满目的世界杂货店。罗伯特·谢克里,美国短篇小说科幻大师,以奇巧脑洞和幽默讽刺的创作著称,《世界杂货店》是由纽约书评“经典回顾”系列推出的短篇合集,共收录了谢克里的26部短篇作品。